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13位ISBN编号：9787506353472

10位ISBN编号：7506353474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作家

作者：章含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跨过厚厚的大红门&gt;&gt;

## 前言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  
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  
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  
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  
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  
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  
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  
我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  
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  
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  
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  
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  
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  
1971-1983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  
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  
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  
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  
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  
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  
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  
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  
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  
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  
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 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  
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  
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  
于是我活下来了。  
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  
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  
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  
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  
我真的无法再一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  
最后我选择了逃避。  
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  
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  
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  
这使我自己十分震惊，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

！

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

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

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

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

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

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

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

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

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

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

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

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

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

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

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

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

但这两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

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

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

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

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

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

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

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

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

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内容概要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乔冠华的妻子、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  
史家胡同51号，因着它的几位主人而著名。  
他们的荣耀与屈辱，连同四合院曾经的“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一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阴晴变幻，共和国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作者简介

章含之是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

70年代初，她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章含之同她的丈夫乔冠华(中国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

她是1971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1973—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

此外，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

章含之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四部著作。

80年代以来，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在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性会议及国际研讨会。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书籍目录

(前言) 史家胡同51号

旧版序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一 难忘的一号楼

二 风暴的前夜

三 荒唐岁月

四 逼上梁山

五 秀才与大兵

六 告别校园

十年风雨情

故乡行

昨日旧事残梦

青桐、秋桐与孤桐——忆父亲

我眼中的毛主席

跟老乔聊天

## &lt;&lt;跨过厚厚的大红门&gt;&gt;

## 章节摘录

再过几天，园林局要来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树了。

其实，这树去年就枯死了，就应该砍了，只是我舍不得它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来，这前院是一对榕树。

1960年我随父母从东四八条的四合院搬进这个古老的四合院时刚刚二十五岁。

那时前、后院的树木都是新栽的。

后来，前院的榕树长得很快，两三年后就成荫了。

再后来，榕树的粉红色、毛茸茸的花覆盖了一片树顶。

这些花可以延续整整一个夏天，每天夕阳西下，它们就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40年来，那幽香是“家”的芬芳，每当我跨进这四合院的门槛，不论那时我是喜悦还是沮丧，这芳香都会使我感到家的温馨。

四合院的主人几经变迁，现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经常不在北京的女儿。

四十年中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

它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

但是这一对榕树却永远忠贞不渝地年年开满一树粉红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慰抚着主人的心灵。

可是大约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是得了绝症，那“病”来得猛，发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

园林局来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铺上了方砖，它就这样消失了。

那时，我为此激动伤心了很久。

我祈祷老天保佑那东边的、靠门洞的一棵。

但是，厄运还是降落到失去伴侣的它的头上，就在西边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这东边的那棵就开始出现萎靡不振。

再过一年，就不大开花了；去年，春天来临时，它还勉强长出了半树瘦瘦黄黄的叶子，但还未到夏天开花季节，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

我舍不得让它离去，妄想着今年出现奇迹，它还会枯树逢春。

但奇迹没有出现。

它最终要离去了。

因为这榕树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后院散步时，常常踱步到前院来看看它，抚摸一下它那开始剥脱的树干。

现在，这前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栽下的。

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

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

当初，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

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

后院是附院。

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

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派！

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

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

国务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

这真是极大的遗憾。

## &lt;&lt;跨过厚厚的大红门&gt;&gt;

当初搬进这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

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

后院北屋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

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

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

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

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

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了静静的花香。

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

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

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门房子。

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

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

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根下倒。

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

60年代初，母亲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

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白糖、两斤黄豆。

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

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

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

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

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

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变成了农家场院。

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

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要打进来。

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

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修了水泥石阶下去。

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

出、入口都十分简陋，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

自从有了这两个防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

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树木。

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

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

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

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花和竹子。

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不大吉利。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

冠华也就没有坚持。

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按他的意见办。

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

如果当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

这都是传统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P2-4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看见的是历史的风雾尘雨，岁月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墨早已凝干——章士钊之女、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记忆中的父亲、共和国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 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广告销售员。

四年来，我隐姓埋名，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锋、焦裕禄等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

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代了。

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

在今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出了一本书，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我在武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见候机厅里有卖，好奇地走过去翻了翻。

“这本书好看，名人写的。”

”书摊的主人积极向我推荐。

等飞机是百无聊赖的事，可以让平常压制的作名人女儿的情绪小有暴露。

“是吗？”

”我问，“讲什么的？”

”“你怎么连章含之是谁都不知道？”

”小老板用激将法促销，“他女儿也很有名，在电视上常看到。”

”“她女儿是谁？”

”我吃惊地问。

“哎，就是个外交部发言人吗！”

”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销售员，我知道小老板说的是章启月，因为她和我妈妈同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误会了。

章启月跟我说，她有一次参加了一个会议，旁边一桌的人在大声演义她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最后终于被她的一个朋友制止了。

这些事情给我的感觉是由于我的无能，娘都被别人拿走用了。

四年前开始办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是从商人变成文化人了。

后来才发现仍然是商人，只是挣钱比原来更辛苦一些。

我有过很多头衔，CEO，出版人，策划等等，而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个广告销售员。

四年来，我隐名埋姓，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锋、焦裕禄等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

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代了。

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

看过我妈妈写的书的客户跟我说，你就是这个妞妞啊，你混得够惨的，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就来我们这拉广告！

也有的说，我以为你作杂志是作着玩玩的，没想到真的靠这个吃饭啊！

还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说，“关系，中国人都很会的，你的问题的是什么？”

”当然，上面的说法有些喜剧夸张，我拉了四年广告还是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他们 把我不会用3家庭关系当作笑料，特别是我妈妈的书出来之后，他们更加有的可说了。

其实我有很好的销售人员这两年来已经不用我真的去使劲拉广告。

而平常说是拉广告，只不过是以其名花点公司的钱和好友吃吃喝喝罢了。

谁知道 今年冬天生有不测风云，妈妈没有真的丢，却走了两个非常好的销售。

而且正好赶上广告计划季节，弄得我非常狼狈，只好天天去拉广告。

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训，从管理方面来讲我当然要总结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我的销售人员，同时，我也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乘我妈妈的东风，好好拿家史换点收入回来。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因此，这个冬天我坐在很多广告公司的会议室里想：“你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编辑推荐

翻阅《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你看见的是浓重历史的风雾尘雨。

在这本回忆录中,章士钊之女、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人生的起起伏伏,抒发了作者对丈夫乔冠华、父亲章士钊的深切怀念之情,同时也记录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